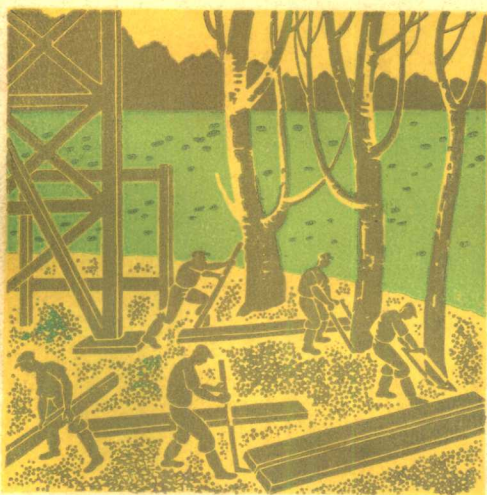


溪 索

列昂諾夫著



列 昂 諾 夫

索

溪

董 秋 斯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描寫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在三十年代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的小說，也是一部以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為題材的最早的作品。它對於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國人民是有着現實意義和教育意義的好書。

小說寫在蘇聯北方索溪上的原始森林中，怎樣建立起一個大型的造紙纖維廠的情況。它表現了蘇聯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怎樣在艱苦的条件下，征服了原始的大自然，並對那些以修道院為掩護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進行堅決、徹底的鬥爭。它還表現了隨着建廠過程的發展，索溪的荒涼的面貌和兩岸人民的面貌怎樣的在改變着，特別是新的社會主義的世界觀怎樣在人的心中形成起來，新的社會關係怎樣的在人与人之间形成起來。

Leonid Leonov

SOT

根據 Putnam London & New York, 1931 年英文本轉譯

索 溪

列昂諾夫著

董秋斯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09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1 11/16 插圖 1 字數 268,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8,000 定價(6) 1.10 元



作 者 像

序

我不是一个批評家，我也無意于“解釋”一个作家；我記得很清楚，当批評家們从事“解釋”我的时候，他們把我不曾想到的意思和从未有过的行为硬派給我。下面所說的一切，不过是一个老作家对于一个青年战友（虽然是屬於另一代的）的一点意見。这既非責备，也非譽揚，只想說一說我怎样看列昂尼德·列昂諾夫罢了。

在繼承俄罗斯文学的任务（普希金、格里波耶多夫、戈果里、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任务）的現代苏維埃作家群中，列昂諾夫是最杰出的一个。現在談他的才分的能力，还嫌太早——这种能力，正如一切別的能力，是因操演而發展的。例如寫作散漫無力的以至令人鄙笑的窮人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沒有人能預先看出他竟能寫成辛辣的地下雜記，或創作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托尔斯泰的童年也不能使人預先看出他有一天竟會創作戰爭与和平。

話虽如此，我已經覺得列昂諾夫的能力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進，从竊到盜，从盜到索溪，他所跨过的距离是非常大的，由我看來，在我們旧俄罗斯文学中，这种迅速的顯著的發展是沒有前例的。这种發展，由他現在以勇敢的确信來处理的主題的复雜性表明出來，由他的語調的日益和諧和風格的独特性表明出來。他在風格的技巧上的發展是格外成功的，他所寫的每一新故事，每一新書，莫不越來越令人信服。盜有时还給我們一种字句累

贅的印象——索溪便是用交响乐的諧音寫成的了。

語言(真和偽的衣服),象行為一樣,表現一個人的個性——列昂諾夫把加重的獨特的語態賦給他的每一人物。并非每一有才能的作家都能在這方面成功。從我們的語文的無盡寶藏中,列昂諾夫巧妙地揀選那些具有最勁人的表現力和音樂魅力的字,除去它們中間一切冗贅的成分。由於藝術的精造,他從來不加以敘述,只從事繪畫,象畫家用顏色那樣用字。他的風格中沒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病態的火氣,這是許多人所不能避免的,這一種火氣時常使讀者覺得他的人物的對話象受苦者的不斷的叫囂。在列昂諾夫的模型中,我們越來越常遇到托爾斯泰的有力的筆法,借了這種筆法,托爾斯泰以很大的勞力成就他那非常輝煌的敘述可塑性。假如我們可以說,托爾斯泰“用鐵來鑄造他的書”——屠格涅夫用銅和銀來鑄造——那末列昂諾夫应当被看作作用很複雜的合金來鑄造了。在他的景物描寫中,時常含有特由切夫的“天然抒情詩”的意味;在他的人物的摹畫上,我們可以覺出萊蒙托夫的散文的嚴峻的正確性。一言以蔽之——列昂諾夫是從所有多蜜的花中採取他的蜜的一只蜜蜂。

我十分誠懇地以這樣高的標準來量列昂諾夫,十分誠懇地把他列入我們古文學大家的隊伍中——列昂尼德·列昂諾夫自身有着最高的權利使人不得不象這樣來認識他。

馬克西姆·高爾基

書中人物索引

烏伐捷夫 党代表,革命前作过造纸厂的工人。

苏珊妮 化学技士,曾参加内战。

伐伏洛夫 青年工程师。他的伯父是革命前的造纸厂主。他后来与苏珊妮结婚。

伊凡 烏伐捷夫的本名。

阿布拉米契 烏伐捷夫的父亲。

布拉果 总工程师。

列尼 工程师,苏珊妮的父亲。

潘帖力 車夫。

米列提 修道院的开创者。

斯比里頓 同上。

巴魯林 葬在修道院中的商人。

阿菲涅尔 修道院的前輩。

尤謝菲珂 修道院中害惡疾的通神術專家。

朱菲納力 修道院僧人。

帖奧費拉克持 同上。

塞諾方特 同上。

阿加比特 同上。

阿沙 同上,俗姓克拉西尔尼珂夫,菲道特的長兄。

費罗帖伊 同上,旧为蹄鉄匠和閹牲者。

朱斯丁 同上。

菲路提 同上。

庫奇 同上。

布魯西 同上。

伐西安 同上，修道院的司庫。

路加尼契 馬加里哈蘇維埃主席，曾在旧政权下作劊子手。这是他的父名。

伊帕特 路加尼契的本名。

提摩拉伊 修道院僧人。

介拉西 同上，后来经过烏伐捷夫改造，加入建設的隊伍。

吉尔 修道院的院主。

米謝伊珂 跛足僧人。

索洛加菲托夫 路加尼契的姓。

路加 路加尼契的父親。

馬克西木 修道院創始者米列提的俗名。

菲撒里昂 修道院僧人，前为白軍軍官，后为新政权下潛藏破坏分子。

尤謝菲 即尤謝菲珂。

高尔迪 修道院前代院主。

吉魯哈 即吉尔。

菲撒里昂努希加 即菲撒里昂。

甘加 介拉西的俗名。

克拉西尔尼珂夫 当地的巨族。

希尔巴金 富農。

菲道特 費罗帖伊的俗名，克拉西尔尼珂夫的本名。

阿革拉菲娜 旅店主的老婆，曾与費罗帖伊私通。

彼特洛夫娜 阿革拉菲娜的夫姓。

革魯希加 即阿革拉菲娜。

撒夫加 游击隊員，曾与苏珊妮結伴。

畢列茲亞托夫 內战时在当地战死的白軍軍官。

謝尔比安 旅店主。

彼得洛維契 謝尔比安的父亲。

謝尔比奧沙 即謝尔比安。

薩芬 貧農兼作木匠。

佳夫里拉 薩芬的本名。

魯伊謝夫 互助會書記。

彼得加 魯伊謝夫的本名。

薩列比亞金 逃避軍役的青年。

莫克洛諾索夫 富農。

耶果尔 莫克洛諾索夫家的兒子，后繼路加尼契作馬加里哈主席。

伐西里 战事殘廢人，克拉西尔尼珂夫家的兒子。

波帖木金 省执委会主席，造紙厂創辦人。

謝尔介 波帖木金的本名。也是賓巴耶夫的本名。

謝尔介伊 即謝尔介。

杰革罗夫 銀行家，“紙”的負責人，与烏伐捷夫一同作过伐伏洛夫造紙厂的工人。

納大莎 烏伐捷夫的老婆，后与杰革罗夫同居。

納大里亞 即納大莎。

伐尔伐拉 烏伐捷夫的母親。

伐斯加 教堂执事的兒子，死于革命运动。这名字也是伐西里·克拉西尔尼珂夫的昵称。

菲力普 列尼的本名。

亞歷山德維契 列尼的父亲。

波尔菲力 列尼旧日的助手。

哈尔拉普珂 游击隊領袖。

納大辛加 即納大里亞。

加提亞 烏伐捷夫想象中的下一代，与普朗加的妹妹同名。

鬼伊里契 伐尔伐拉改嫁的短期丈夫。

达流沙 伐尔伐拉再嫁时的伴娘。

布拉寧 菲撒里昂的姓。

法捷伊 木匠。

阿吉辛 法捷伊的姓。

布里亞辛 車夫。

庫杰木金 克拉西尔尼珂夫的狗腿子。

尼古拉伊 庫杰木金的本名。

米罗伐諾夫 村共小組書記。

普朗加 米罗伐諾夫的本名。

加特加 普朗加的妹妹。

伐斯亞 即伐西里。

希錫金 費罗帖伊的俗名。

尼古拉哈 庫杰木金的本名。

娜德加 庫杰木金的長女。

普洛珂菲 即普朗加。

伐斯 即伐西里。

菲莎 賣酒老妇。

謝里伐金 富農。

革拉西亞 謝尔伐金的本名。

洛伏阿莫夫 祈雨的教士。

菲德亞 革拉西亞的兒子。

高列辛 工委会代表。

苏薩 即苏珊妮。

阿里亞夫丁 富農。

約拿和提摩菲 阿里亞夫丁家的兩個堂兄弟。

捷多索罗夫 富農。

阿列克西 捷多索罗夫的本名。

希尔巴金 投机分子。

耶魯捷夫 同上，富農。

宾巴耶夫 毒瓦斯專家。

尼古拉耶維契 宾巴耶夫的父亲。

耶拉克林 总机器匠。

斯帖潘 會計員。

阿尼米契 斯帖潘的父亲。

曹叶 女打字員，后嫁高列辛。

杰列比阿金 富農。

劳勃特 介拉西还俗后的本名。

耶列昂諾洛夫 同上。

菲力普夫娜 苏珊妮的父亲。

樊齐諾夫 雜貨商人。

菲吉 革拉西亞的儿子。

米珂拉沙 木匠。

克魯金 波帖木金的旧同事和去高加索的旅伴。

納达尔加 即納大里亞。

莫洛希金 工人代表。

大衛德 杰革罗夫本名。

古里阿耶夫 繼任省执委会主席。

佳夫留希加 魯伊謝夫的儿子。

娜捷大 即娜德加。

吉斯金 富農。

馬特菲伊 吉斯金的本名。

阿克謝諾夫 火夫。

安德烈 工头。

伊凡尼契 安德烈的父名。

凡亞 即伊凡。

伏罗季亞 伐伏洛夫的本名。

統一書號：10075·1100

定價：一元一角

第一章

一

一头鹿从小溪中饮水。小溪歌唱着从寂静中驰过。一切含有喜悦，含有仿佛将实现的希望。那头张皇失措的鹿张开腿站在那里，听它自己的心脏。水滴从它那沾湿的畏怯的嘴唇上落入小溪中，在水中作出动荡不定的环纹。鹿突然离去，消失在树林的微光中，象漩流中的一块石头。

一条通这一饮水处的秘径想必已为全体林中居民所周知；这一点从他们小溪旁的足迹上可以看出来。从一株树的后面，走过一个臃肿无度的小老头。除了天空和去年的黄色菖蒲以外，水面上这时反映出一顶狗皮便帽，和一双垂在袖子外的长得与身体不相称的兩臂。受了激动的老人，张着鼻孔，静听那苏醒中的生命的震耳欲聾的嘈雜声音。在傍晚最后一点鐘，树林开始哼，吠，唱，一切生物都在奏自己的情歌。鸛鳥首先哀訴，在附近的沼澤（鳥类爱侶的隱身地）的什么地方，鸛鳥急切地响应了。被夕陽鍍上金的高丘上，有一只鸛鳥向大地的子宮中孕育着的牺牲号哭，一只斑鳩向它那生冠毛的伴侶啜泣着恳求，一只鷺鷥粗声地叫……那最初的最微妙的星在沼澤上出现了。連这个老人也感到迷人的春意偷偷地襲來，当一絲含有硫黃气的微風飄入他的鼻孔时，連他也要同發狂的鳥类跳舞和顫动了。他打了一个噴嚏，皺了皺眉，徐徐地退入陰暗中。現在，在小溪附近，立有一叢枯干的矮杜松；連最热情的春天也不能使它苏醒过

來了。

樹林變得陰森可怕了，情歌隊靜止了，只有一些已經感到四月的溫暖的無憂無慮的林中生靈，在它們的小丘上懶懶地蠕動。面對一種未有前例的災難，它們陷入一種手忙腳亂的狀態中，有的用梁木堵住進口，有的即刻仰臥下來，準備決一死戰。一團深紅色的有關節的云插入它們那圓而小的世界，它們想把它拉到它們那嚴正的法官前受懲罰，但是辦不到。雖然這一只手的動作不過出於遊戲，直到向它們發散的那可厭的熱氣消失以後，它們還未恢復平靜呢。——烏伐捷夫把他的手指頭從蟻冢中拔出，然後用鼻子來嗅：手指頭上發出螞蟥的辛辣的汗味。

“快走，快走……”他對路旁的旅伴們喊道。

“一條套繩斷了！”車夫滿懷高興地回答道，在車前的座位上摸索着備用的繩頭。一切使他那老年的恬靜心情感覺趣味：使愉快的懶惰成為一種義務的那下作的軟泥，抵禦人世煩惱的堅甲一般的那蔚藍的天空，以及，最後的但並非不重要的，他運送的這些不知來處和去處的游手好閑的乘客。——這道路呵！……一個文明人在這樣的路上會象市集的狗一般迷失方向——但是他那毛臉上卻滿帶笑容，並且，由他說話的熱情來判斷，對於這波濤起伏的故鄉的泥濘，他是十分滿意的。

車子在隱在水下的洞穴上跳躍，鞭子纏在樹枝上。蘇珊妮覺得，那匹憂郁的馬在無限地延伸，它的前一部分在馳向什麼地方，變成絕對非實體的東西，至於那製造粗劣的有輪子的玩藝兒——通常以俄國農民的車子著稱——却永遠停在一個地方。向藍色的薄暗中進行着，烏伐捷夫沉思地咀嚼他從一株路旁的鼠李上摘下的嫩芽。這噴香的含有刺激性的苦味在他的舌頭上停留很久。“春天，”他愁眉不展地想道，“大量的感情和一種靈魂中的騷動……”於是在想象中用拳頭恐嚇它。對這使道路

失去体面、在溪流中發出嘎音的放蕩女性，他沒有好感；總之，對粉碎在他的理智的刨子下的一切東西，他都沒有好感，並且，假如在他的記憶中，還剩有岸旁點綴有蒲公英的春天的溪流，他便為他這最胡鬧的侍從感到羞慚。因此樹林對於這三個人類幸福建設者的到來，並沒有表示歡迎。黑暗愈來愈濃厚，為他們所驚擾的神秘現在鼓舞不起任何生命的迹象，道路時時隱沒，雖然新墾地的干草堆時時誘人上當，卻沒有溫暖的人家在望。象一個穿黑法衣的僧人一般憂郁的黃昏來到路上了。

烏伐捷夫用倦得睜不開的眼睛向黑暗中窺視，他的想象中發生了一種愚蠢的混亂。顫抖的樹互相擁抱，在它們那巨人一般的偎依中取暖。林地主人的小黑眼睛在矮林附近閃動。寒冷遲滯地移上他的衣袖，於是烏伐捷夫慢慢地想起，他右邊的姑娘一定完全凍僵了。她那秀美的明晰的側面在一頂男人的帽檐下隱約可見；她的長筒靴子被污泥濺到膝蓋。他一想到，他命中註定要同她和几十个類似她的人們共同從事一種偉大的工作，他就感到懊惱。一個女人在身旁使他煩躁，他不肯相信這也是春天的力量。

“你想喝一點燒酒嗎，同志？”

她轉過身來，他這照顧幾乎使她吃了一驚。

“多謝，烏伐捷夫，我不喝燒酒。”

“那末，當你濕透了的時候，你喝什麼呢？”

“我只喝牛奶……”

她笑起來了——並非第一次，他却想把他那笨重的舌頭吞了下去。隨後伐伏洛夫，那個工程師，車中第三個乘客，在後面活動起來；他開始用華麗的詞句滔滔不斷地談論那幾乎象他們一樣用了鞭子和無數木樁排干俄羅斯那無邊的沼澤的彼得^①。
“你錯了，你錯了，”烏伐捷夫想要叫道，“你的彼得是一個手工

業家，他絲毫沒有馬克思主義的作風。”他又覺得他的舌頭象一片氈靴底，开玩笑似地塞在嘴里边。時間照这样过下去，当时驚奇伐洛夫的口才的，只有机械地向黑暗中伸着鞭子的車夫了。

車輪在車轍中嘩啦得更單調了，光綫从路旁的積水上褪去；右边的軸針緊張得尖叫，原始的冰冷的潮濕氣味和燥熱的馬的氣味冲進鼻子里。樹叢睡去了，被方才的戀愛激動弄疲倦了。森林中的夜色神秘地流動，樹枝子仿佛一道逆流中的灯心草，沿着它的流動俯了下來。睡眠的傳染越來越深。天翻地復了，一切在脚下陷落了。烏伐捷夫伏在他那沾濕的膝蓋上，打起瞌睡來；但是連他夜間的夢想也總屬於同一形象。……

沿着索溪單調的水面，發出漂浮的木料的動亂聲和嘈雜聲，相隔不遠，一座一座的工廠建築物象畸形的結晶体一般閃光；在那里，在六個龐大的黑色卵形物中，在狂亂平息下來的寂靜中，纖維素緩緩地產生出來。帶牙齒的調帶从河里移動出來，把它們每一分鐘的捕獲物拖到岸上；起重機悲哀地唱着歌把它們那濕漉漉的俘虜堆成暗黑的小山；烏伐捷夫加倍喜愛的是那些鋼制的堅強的胳膊。他伊凡·阿布拉米契·烏伐捷夫自己，正在悶熱的北方壞天氣中走过工廠的院子；他的孤独使他疲倦，也使他喜歡。布拉果和蘇珊妮的父親列尼，迈著醒時不可能的象龐大的機器一般的步子，迎面而來；他們為了什么事大笑，從他們那可怕的身体的高处用長長的手指頭指他。他把頭向后仰到脖子疼，一片冰冷的霜落在他那露出的咽喉上。“快，快，同志們，你們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呀！”他向上喊道，想用眼睛了解他們內心的思想。“喏——喏……”他們粗暴地毫無意義地回答道，使得烏伐捷夫感到緊張的驚愕。他們又走下去了，他們的靴子象

① 指彼得大帝。